

# 星空下的傳統領域： 合歡山暗空公園的空間生產與轉譯\*

陳嘉霖\*\*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合歡山暗空公園的空間生產過程，特別聚焦賽德克族在此過程中的角色及其透過轉譯策略重新取得空間主體性的可能性。透過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研究指出在國際暗空協會認證框架下，由地方政府、觀光產業與資本市場共同主導的暗空旅遊規劃中，賽德克族的文化與經濟需求未能被充分納入。

本研究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轉譯概念為核心，結合行動研究方法，探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如何透過跨領域合作與實踐，建構「星空山城」策略，成功促成清境地區觀光業者與賽德克族部落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重塑地方發展的空間再現。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計畫名稱：地方創生、社群協力與大學社會責任：暨大營造「水沙連大學城」續階計畫，計畫編號 MOST108-2420-H-260-003-HS1；計畫名稱：打造水沙連韌性城鎮：地方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治理，計畫編號 NSTC111-2420-H-260-003-HS1。

\*\* 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兼任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現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E-mail: totalman1978@gmail.com

研究成果顯示，「星空山城」策略透過文化敘事、生態保育與產業發展的整合，有效推動了地方治理模式從以資本市場與國家政策主導，轉向多元行動者協作共治。此過程不僅強化賽德克族的文化能動性，也實現了清境地區觀光產業與部落生態旅遊的協同發展。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深化對資本主義空間生產中原住民族參與困境的理解，並透過 ANT 理論的實踐性應用，提供一個具體的空間治理轉型模式，為未來相關領域研究提供理論與實務上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合歡山暗空公園、賽德克族、空間生產、行動者網絡理論、星空山城

## 一、前言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擴展的背景下，空間已不再僅是人類物質活動的載體，而是權力與資本進行政治、經濟控制的重要工具。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91）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書中提出「空間是社會產物」的核心命題，闡明空間如何透過生產、再生產、剝削與支配形成不平等的社會關係（Soja, 1996）。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空間的生產過程不僅體現經濟利益的分配，更反映出權力結構對不同族群的排除與邊緣化（Scott, 1976；官大偉、林益仁，2008；姚蘊慧、陳嘉霖，2012；陳毅鋒、呂翊齊，2021；蕭世暉、汪明輝，2016）。

臺灣的暗空旅遊近年來快速發展，合歡山暗空公園作為國內首座獲國際暗空協會（Internat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 簡稱IDA）認證的星空保護區，已成為觀光產業的重要場域。然而，這一空間生產過程主要由地方政府與業者主導，賽德克族作為這片山林原本的主人，卻在觀光產業的規劃與治理過程中被邊緣化（江大樹、張力亞、陳嘉霖，2024）。

本研究揭示，在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歷程中，大學不僅是知識的生產者，更可作為社會創新的推動者（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2024）。在合歡山暗空公園的發展過程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執行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暨大團隊）透過與地方社群、企業與政府協作，使原本被排除於空間生產體系之外的賽德克族重新進入話語場域，推動地方創生與資源共享的進程。

暨大團隊運用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簡稱ANT）中的「轉譯（translation）」進行行動研究，以突破資本主

義空間生產的壟斷。大學的角色在於引領這一轉譯過程，結合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促進跨部門協作，原住民族群可以重新取得其空間主體性，並將其文化需求融入當代空間生產過程中。

本研究的學術貢獻在於對空間生產理論與 ANT 的雙重深化。首先，從批判地理學的視角出發，透過分析賽德克族在合歡山暗空公園空間生產過程中的處境，探討資本如何透過空間佔有及符號重構，使原住民族的文化象徵成為市場行銷的一部分，而非真正體現其文化價值的再現空間。這一分析不僅深化對現代社會空間不平等現象的理解，也為地方文化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永續發展提供了批判性的視角。其次，本研究對 ANT 的應用進行了創新性拓展。該理論主要關注異質行動者之間的協商與網絡建構（Latour, 1983），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實證案例，說明如何透過轉譯重新分配空間權利，並建立多方協商的空間治理機制。

綜合而言，本研究不僅對空間生產理論與 ANT 進行了批判性反思與拓展，也為如何在資本主義發展框架下實現地方文化的再現與永續發展，提供新的理論框架與實踐依據。透過對賽德克族文化需求的深入探討，展示原住民族如何在資本壓迫下透過協商與異質行動者建立結盟關係，以重新獲得其文化話語權與空間主體性，進而推動更具包容性的空間治理模式。

## 二、文獻回顧

空間批判理論強調，空間並非中立的物理場域，而是受國家政策、產業發展與市場機制形塑，影響地方社群的空間主體性與發展權利。對原住民族而言，空間生產過程往往導致其傳統領域概念被弱化，並在主流的規劃框架中處於邊緣地位。另一方面，

ANT 則關注異質行動者如何透過轉譯來協商地方發展模式，並在多方行動者之間建構新的合作關係。經由理論回顧，本研究不僅分析空間生產過程中的結構性壓力，也進一步探討行動者如何透過轉譯來調整自身的空間參與模式，並重新定位其文化與經濟角色。並且經由理論的爬梳，從中發展本行動研究的研究架構：以 ANT 理論發展出兩階段分析並結合空間三元論，藉此檢視多元社群如何透過社會創新行動來改變暗空公園的空間治理模式。

### （一）空間批判理論

空間批判理論的核心源於馬克思主義學者 Henri Lefebvre 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強調空間已成為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控制的重要工具。在他的著作《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Lefebvre 提出了「空間三元論」，認為空間是社會生產的結果（Lefebvre, 1991: 16）。在這一理論框架下，空間被視為「商品」，資本主義透過不斷生產新的空間商品來實現剩餘價值的生成。在這一過程中，空間的文化與生活連結常被忽視，空間生產深植於社會關係中，並支配著人們的行為與日常生活。換言之，社會既創造了空間，又同時被空間所制約（馮旺舟、吳寧，2010：55-59）。

Lefebvre 進一步將空間理論統合為感知的（perceived）、構想的（conceived）和生活的（lived）三個向度，分別對應物質、心靈與社會層面。他運用這三個向度來分析空間的社會生產，並將其概念化為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的空間。具體來說，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指的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對物質空間的感知與使用；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涉及抽象的構想，透過符號、知識和符碼來建立空間的「秩序」；再現的空間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則是人們直接經驗的空間，與居民和使用者的象徵系統與想像相關（王志弘，2009：4）。

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邏輯，在原住民族的空間治理議題上尤為明顯。許多研究指出，當國家與資本透過現代化發展規劃土地時，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往往被重新界定，使其空間主體性逐漸弱化。例如，Noelani Goodyear-Ka'ōpua（2017）研究夏威夷的土地政策時，發現原住民族的土地在觀光產業化過程中被重新規劃，並轉變為商業旅遊地點，使文化空間的價值從社群認同轉化為市場邏輯。這樣的現象反映了資本主義如何透過空間商品化，將原住民族的文化與土地轉化為旅遊經濟的一部分，卻未能真正保障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利。相似地，O'Faircheallaigh（2007）指出，澳洲北部的大規模礦業開發，雖然在形式上強調原住民族的參與，但在實質決策過程中，原住民族的聲音仍然被邊緣化，導致其傳統領域的喪失與文化空間的解構。

本土研究部分，臺灣原住民族的空間治理問題與國家政策的發展方向密切相關。官大偉與林益仁（2008）研究泰雅族的土地調查時，發現當國家採用現代測繪技術來界定土地範圍時，往往無法涵蓋原住民族的空間認知與歷史敘述，導致雙方對於土地邊界的界定存在根本性的衝突。陳毅峰與呂翊齊（2021）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的狩獵爭議時，分析了國家如何透過空間治理政策，限制原住民族的傳統土地使用方式，並透過法律與保護區劃設，使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被視為「違法行為」，而非文化實踐的一部分。這些研究顯示，當國家透過制度化的規劃模式形塑空間時，原住民族的空間概念經常被排除，進而造成文化與土地權利的邊緣化。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原住民族完全被動地接受這種空間治理模式，例如蕭世暉與汪明輝（2016）研究泰雅族的文化地圖繪製

行動，發現原住民族透過文化地圖來再現其傳統領域，試圖在國家治理框架內重新確立對土地的主體性。此外，陳嘉霖（2015）研究莫拉克風災後的重建政策時，指出政府在規劃災後安置區時，雖然改善了原住民族的生活環境，但卻忽略了部落的空間概念與文化需求，導致族人在新地點無法延續其傳統生活模式。而受災部落族人透過前庭、菜園及家屋改建等家園地景營造方式，重獲地方感與文化實踐。這些研究顯示，空間生產的過程不僅是國家與資本的治理結果，也是地方社群透過文化再現進行抗爭的場域。

在空間批判理論的框架下，暗空公園的空間治理模式反映了國家與市場如何透過規劃與認證標準來形塑地方空間，使賽德克族在空間發展過程中處於邊緣位置。然而，這並不代表原住民族只能被動接受這種治理模式，過去的研究顯示，地方社群透過文化再現與行動策略來回應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挑戰，並試圖重新確立其空間主體性。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在這樣的空間生產邏輯下，原住民族如何透過行動研究來調整空間治理結構，並運用轉譯策略來協商其文化權利與空間參與模式。

## （二）行動者網絡與轉譯

行動者網絡理論最早由 Michel Callon、Bruno Latour 和 John Law 在 1980 年代提出，ANT 認為，社會現象的形成並非僅由人類行動者所決定，而是透過異質行動者（heterogeneous actors）的網絡互動所構建（Latour, 1987）。在這一理論框架下，自然、物質、技術與制度等「非人」行動者（nonhuman actors），同樣具有行動力（agency），並在社會運作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Murdoch, 1997）。

這一觀點改變了過去以人類為主體的社會分析模式，使研究者能夠從關係性（relational materiality）的角度，理解行動者之間的相互影響。Law（1999）指出，行動者的角色與特性並非固定，而是透過其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協商所形成。這種關係性的視角，深化了我們對社會動態的理解，顯示社會結構並非靜態存在，而是透過行動者之間的協商、權力競爭與再生產逐步構建。

在 ANT 的架構下，「轉譯」是行動者如何建立聯盟並達成穩定關係的關鍵過程（Callon, 1986）。轉譯的概念描述行動者如何透過語言、符號與行動，使自身的利益與目標得以在異質網絡中共存，並形成穩定的結構。Callon（1986）將轉譯過程分為四個階段：（1）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行動者定義問題，並將自身定位為不可或缺的解決方案提供者；（2）利益介入（interessement）：透過策略行動，使其他行動者接受這一定義，並逐步納入網絡；（3）行動者招募（enrollment），建立穩定的關係，使各行動者承認並履行各自的角色；（4）動員（mobilization），確保網絡中的行動者能夠協力合作，使結構穩固並具持續性。

這一理論框架已廣泛應用於本土不同領域的地方研究。例如，李承嘉、廖本全與戴政新（2010）在〈地方發展的權力與行動分析：治理性與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的比較〉中，運用 ANT 來分析臺灣地方發展中的權力運作，指出異質性行動者透過轉譯，重構其在地方發展中的角色與權力結構。這些行動者包含地方社區組織、政府部門、企業與非營利機構，在地方發展過程中，透過協商與合作，形塑跨組織的合作模式，進而影響地方治理的方向。

文化符碼的作用方面，楊弘任（2011）在〈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的研究中，則探討了文化轉譯如何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與互動，使原本被全球化邊緣化的地方文化得以重新嵌入全球框架，並透過行動者之間的轉譯過程，形成新的文化敘事。同樣地，洪榮志與蔡志豪（2011）在〈從行動者網絡理論看文創商品的展演：以安平劍獅的在地轉譯為例〉中，分析了安平劍獅的文化轉化過程，指出文化符號如何在不同行動者（政府、地方社群、文創產業等）的協商與轉譯下，從傳統信仰轉變為市場化的文創產品。

除了文化與地方發展的案例外，ANT 也被應用於環境治理議題。鍾明光、蔡博文與盧道杰（2012）在〈利用行動者網絡理論檢視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對社區發展轉向之影響〉中，探討了 PPGIS（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如何在美濃黃蝶翠谷的環境治理過程中，透過技術轉譯促進地方組織、社區居民與政府機構的合作。研究發現，PPGIS 作為技術性「非人行動者」，提供了一種跨越行動者立場與語言隔閡的溝通平台，使地方居民能夠在決策過程中發揮更積極的角色，改變地方治理的權力結構。

透過以上的理論整理及本土研究回顧，展示了轉譯如何促進邊緣化社群與其他行動者形成新的結盟，並重新獲得話語權。暨大團隊亦從中獲取行動研究理論層次的啟發：轉譯的概念與原住民族在資本主義空間生產中的邊緣化現象形成了明確的呼應，透過大學與地方組織、業者、政府之間的協作，以及星空、賽德克地景故事等非人行動者的作用；轉譯是建構合作網絡的行動方法，讓原住民族重新獲得其空間與文化的主體性，改變異質性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推動地方社群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重新取得話語權和經濟發展的機會。

### 三、行動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合歡山暗空公園及其周邊地區為行動研究場域，透過空間生產理論與 ANT，探討賽德克族在空間生產過程中的邊緣化現象，並提出解決方案。行動研究法是一種以實踐為導向的研究模式，強調研究與實務行動之間的緊密結合，並且透過實務中的問題發現與現場需求的回應，確保行動與研究之間的互動性（Punch, 2005）。這種方法不僅有助於理論與實踐的相互支持，還確保研究結果能夠真實反映實務需求，最終實現具體且有意義的變革。

#### （一）行動研究場域

本研究的行動場域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圖 1），涵蓋合歡山暗空公園及周邊的清境與賽德克族的春陽、精英、都達及德鹿谷等四村（台十四線 - 賽德克四村軸線；台十四甲線 - 清境暗空軸線）



圖 1 行動研究場域  
資料來源：作者

線)。合歡山暗空公園主要位於仁愛鄉境內，2018年在台灣星空守護聯盟、清境觀光協會及清境永續協會的倡議下，南投縣政府整合了太魯閣國家公園與林務局東勢林管處，向國際暗空協會（IDA）提出臺灣合歡山暗空公園的認證申請，並於2019年8月獲得認證通過，成為亞洲第三座暗空公園。暗空公園的申請範圍是沿台14甲線清境往合歡山方向，從21.2K 鳶峰前兩公里至37.1K 小風口兩側各500公尺，面積為1,345公頃（仁愛鄉公所，2021）。

## （二）行動研究議題與行動者

合歡山暗空公園通過認證之後，帶動鄰近清境觀光區的產業轉型，星空旅遊的熱潮應運而生，星空導覽、觀星接駁巴士、星空文創生品等商業活動逐一展開。同時，IDA的暗空照明規則也成為地方政府在合歡山地區的主要空間治理準則。國家權力開始介入光源管理、星空品質測量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2020：40）。合歡山暗空公園的發展是一個資本主義空間再現的典型案例，這個過程由國際暗空規則、觀光市場及南投縣政府的政策主導，形塑了合歡山地區的空間秩序與經濟發展模式（江大樹、張力亞、陳嘉霖，2024）。在這以資本市場及國家為主導的空間生產過程中，忽視了賽德克族在此地的需求，特別是他們在傳統領域中的空間使用與文化實踐（江大樹、張力亞、陳嘉霖，2024：23）。

事實上，早在暗空公園認證通過之前，合歡山清境地區的社群與賽德克部落之間即存在者巨大的鴻溝。雙邊在族群文化、產業特性與地方政治的高度異質性，再加上傳統領域文化剝奪感的歷史難題，要在這個地區建構地方公共事務治理的網絡，是一大

挑戰。以地理位置而言，清境與賽德克部落隔山谷相望，清境各民宿眺望的美麗山景，實為賽德克聚落所在地。不僅於此，合歡山和清境風景區所在地，百年前也是賽德克族群的生活領域。因此，賽德克部落在當代不僅是被「觀光凝視」的客體，也是傳統領域被占據的受害者（江大樹、張力亞、陳嘉霖，2024：23）。再加上 2019 年暗空公園認證後隨之而來的空間再現趨勢，使賽德克部落在空間生產過程中處於更深刻的異化（alienation）。

上述社會議題作為行動研究起點，暨大團隊作為「中介者」與「知識轉譯者」的角色，透過跨領域協作與多方對話，推動不同行動者的合作，為地方治理提供智庫支持，並試圖在文化權利、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尋找平衡點。研究自 2019 年 6 月迄今，主要透過暨大團隊、仁愛鄉公所、南投縣政府、社團法人南投縣清境永續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清境永續協會）、台灣星空守護聯盟（簡稱星空聯盟）及賽德克四村在地組織，形成一個多元且跨領域的網絡團隊。暨大團隊校內成員主要來自三個學術領域，分別負責不同議題：

1. 公共行政領域：負責政策溝通與地方治理創新，透過制度調適與政策倡議，使地方政府的決策納入更多元的社會需求。
2. 觀光休閒領域：關注旅遊產業轉型，評估星空旅遊與生態旅遊如何形成互補模式，以提升地方產業的永續性。
3. 人文地理領域：分析空間生產的不平等現象，確保部落社群在觀光開發模式中能維持文化主體性與傳統領域權利。

除了暨大團隊，行動網絡還包含以下主要行動者，各自在暗空公園空間生產扮演不同角色，展現各自的需求：

1. 地方政府：包含南投縣政府及仁愛鄉公所，作為地方治理核心機構，在政策層面試圖協調不同利益關係，使暗空公園發展成為地方創生的重要政策亮點。
2. 台灣星空守護聯盟：作為環境保護與天文推廣團體，致力於維護暗空規則，主張嚴格光害管理，以確保星空品質與國際暗空公園認證的延續。
3. 南投縣清境永續發展協會：代表清境業者，致力於發展永續旅遊，希望透過星空旅遊促進地方經濟，並希望在光害管制政策下仍能維持夜間觀光活動的吸引力。
4. 賽德克部落組織：包含南投縣仁愛鄉春陽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仁愛鄉廬山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都達文化產業推廣協會、南投縣仁愛鄉 Tapung 文化產業協會等多個在地組織，初期透過「生態協會」<sup>1</sup>作為串聯各村的中介組織，其後各村共同成立「社團法人里山賽德克族四村聯盟發展協會」，深化跨部落協作與共同治理能力。致力於發展部落生態旅遊，並關切部落文化如何在暗空公園的發展框架中獲得適當的位置，避免星空旅遊成為單向度的資本主義空間生產模式。

這些行動者在空間生產過程中的立場差異，使暗空公園的治理不僅是資源配置的競爭，也是一場不同價值觀的協商過程。在暗空公園的發展過程中，行動者之間的需求相異點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核心議題：

---

<sup>1</sup> 此處「生態協會」並非該組織真實名稱，因涉及地方複雜的政治及社會因素，基於研究倫理考量，以匿名化處理。

### 1. 環境保護與旅遊開發的矛盾

星空聯盟主張嚴格落實光害管理，以確保暗空公園符合國際認證標準。然而，清境業者擔憂過度的光害管制會影響遊客體驗與旅遊產業的經濟效益，影響夜間觀光收益。兩者需求的調和乃是清境永續發展協會主要的關注所在。

### 2. 產業發展與文化保護的張力

清境業者將「星空」視為永續觀光資源，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並希望透過星空導覽、夜間旅宿等商業模式來提高產業價值。然而，賽德克族人則強調星空不僅是一種景觀，更是祖靈信仰與文化敘事的象徵，若缺乏文化層面的再現，星空旅遊的發展可能會加劇文化邊緣化問題。

### 3. 區域發展資源的分配問題

在暗空公園的發展過程中，區域發展資源的分配問題成為行動者間的重要爭議點。由於清境長期作為南投縣的觀光核心區域，地方政府與業者已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高山旅遊，並透過星空旅遊的興起進一步強化當地的旅宿經濟與夜間觀光。然而，這種以清境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使得資源與政策傾向於支持暗空旅遊，而忽略賽德克族的生態旅遊需求，加劇部落社群對於自身文化與產業發展的邊緣化擔憂。

## （三）行動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運用空間生產理論，透過分析空間再現、空間實踐與再現空間的互動關係，理解不同行動者如何影響暗空公園的發展模式。並且，本研究將 ANT 的四階段轉譯過程（Callon, 1986）加以調整，整併為「問題化」與「協同行動」兩階段，並

以行動研究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以駐點研究、深度參與及工作坊等方式，記錄並促成行動者間的協作。

## 1. 問題化階段

暨大團隊最初於 2019 年暗空公園認證推動期間，透過駐點觀察與訪談，意識到賽德克部落在此發展過程中處於被動地位，缺乏對空間規則與產業轉型決策的參與機會。經初步田野研究發現，這種邊緣化現象來自地方政府、觀光產業與國際暗空規範的相互作用，這促使暨大團隊決定展開行動研究，嘗試透過跨領域的轉譯策略解決此一議題。

### (1) 空間再現：國際規則、資本市場與地方政府

國際暗空規則成為地方政府治理暗空公園的主要依據，然而，該規範主要關注光害管理與觀星品質，並未納入在地部落的文化需求，使得地方發展策略優先考量觀光業者的利益，而忽略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再現。同時，南投縣政府將暗空公園視為吸引觀光投資的重要契機，並以「星空旅遊」作為發展政策的核心，導致相關資源與基礎設施大多集中於清境地區，進一步加劇賽德克部落在暗空旅遊發展中的邊緣化處境。

### (2) 空間實踐：產業發展的失衡

暗空公園認證後，清境業者迅速發展以星空為主的體驗經濟，推出星空導覽、夜間旅宿、觀星巴士等商業活動。然而，由於部落缺乏進入旅遊市場的機會，無法在星空旅遊框架內發揮其文化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了產業發展的失衡。

### (3) 再現空間：賽德克族文化符號邊緣化

在暗空公園的發展過程中，「星空」被塑造成與天文科學、環境保護相關的觀光品牌，並由清境觀光業者主導其市場運作。相對而言，賽德克族與這片土地的歷史連結，並未成為觀光發展的核心元素。

## 2. 協同行動階段

暨大團隊在確認問題之後，積極扮演「知識轉譯者」與「中介者」的角色，以跨領域合作與行動者網絡轉譯策略為基礎，逐步建立地方政府、清境業者及賽德克部落之間的合作基礎。透過正式會議、非正式溝通及工作坊等方式，暨大團隊逐步協調不同行動者的利益差異，並以「星空山城」為轉譯概念核心，將原住民的文化需求與星空旅遊發展策略進行整合，提出兼具文化保存、生態永續及產業發展的行動方案。

### (1) 空間再現的調整：修正發展框架

暨大團隊在田野研究與政策協商過程中，提出「星空山城」發展模式，強調透過「星空+文化+生態」的整合，讓暗空公園不僅是觀光資源，也能成為文化復振的平台。

### (2) 空間實踐的落實：合作機制的建立

透過仁愛鄉地方創生計畫，擬定並執行六大創新方案。每個行動方案都根據不同社群的需求來規劃，使星空旅遊與賽德克部落的生態旅遊得以結合。

### (3) 再現空間的擴展：重塑傳統領域的文化敘事

在轉譯過程中，暗空公園的象徵系統逐漸轉

變，由原先的「科學與環保」為主，擴展至包含「文化體驗與生態敘事」的新框架。

#### (四)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暨南團隊作為行動研究的核心推動者，透過駐點研究、社會創新設計等方法，促成跨行動者的協商與合作。本文經由這些行動過程的資料文件，系統化審視文本資料，以解析行動研究的不同層面。這種方法強調資料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並透過跨資料來源的比較與對照，提升研究結果的信度和效度（Bowen, 2009）。主要行動研究方法包含：

##### 1. 駐點研究與深度參與

暨大團隊派駐專職研究人員，長期駐點於研究場域，透過非正式拜訪、正式會議及訪談等方式，建立與地方政府、社區組織、民間業者之間的合作關係。這種持續性的現地互動，使大學團隊能夠在不同行動者之間扮演溝通橋樑，促進各方需求的轉譯與協調，並在過程中持續性反思與調整。本文有關駐點研究成果的資料來源，包含 2023 年 7 月召開的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第五期第二年第一次季工作會議「暨南國際大學人社實踐計畫工作場域參訪簡報」、《地方創生、社群協力與大學社會責任：暨大營造「水沙連大學城」續階計畫》計畫書及結案報告，以及《打造水沙連韌性城鎮：地方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治理》計畫書與期中報告。

##### 2. 社會創新行動設計

透過地方創生計畫書共筆、跨域工作坊，使不同行動者都能在政策規劃中發聲，讓各方需求能夠被納入發展藍圖，並擬定與執行六大社會創新方案，以確保暗空旅遊能夠兼顧環境永續、經

濟發展與文化再現。社會創新行動設計的資料來源包含：2021年「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的《星空山城戰略計畫：建構互利共好、邁向國際的星空產業鏈》計畫書、2022年3月14號召開的「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之簡報檔案，以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110年度與111年度的《合歡山暗空公園規劃發展總顧問勞務採購案期末報告書》等。

## 四、合歡山暗空公園的空間生產與轉譯策略

本章透過對合歡山暗空公園的空間生產過程進行分析。首先，問題化階段將回顧暗空公園在地方政府、觀光業者與國際規範的影響下如何共同建構空間再現模式，並探討賽德克部落在現有產業發展中的邊緣化；協同行動階段，討論「星空山城」構想如何透過轉譯策略，在空間生產過程中重新納入賽德克族文化，使其文化價值能夠與國際暗空規範相互對話，最終建立具包容性的空間治理模式。

### （一）問題化階段

暨大團隊自2019年初即派遣專職研究人員長期駐點於清境地區與賽德克部落，發現賽德克族在暗空旅遊發展中處於被動地位，無法主動參與決策與資源分配的問題。研究人員觀察到清境業者在暗空公園的申請過程積極投入，然而鄰近賽德克村落幾乎沒有任何參與。經由多次參與地方會議和非正式訪談中發現，賽德克族雖認同星空觀光的經濟效益，但卻擔憂這樣的發展模式將導致部落文化的進一步邊緣化，尤其是傳統領域被觀光活動佔

據，無法回應族人的文化與生態旅遊需求，並進一步加劇其文化認同的流失。這些初步觀察和部落反饋，促使暨大團隊開始系統性地設計跨領域轉譯策略，以解決此問題。

### 1. 空間再現 - 國際規則、資本市場與地方政府

合歡山暗空公園通過認證後，帶動鄰近的清境地區興起星空旅遊的熱潮，在清境觀光協會、清境永續發展協會及台灣星空守護聯盟的倡議下，清境業者開始發展星空導覽、觀星接駁巴士及星空周邊文創商品等商業活動（仁愛鄉公所，2021）。這股來自觀光市場的動能，亦影響了南投縣政府的觀光政策。在《南投縣2030觀光政策白皮書》中，南投縣政府將合歡山納入全縣七大旅遊軸線之一的「合歡星空軸」，以此推動星空旅遊，強化該地區的觀光發展（南投縣政府，2022：7）。這一政策進一步鞏固了暗空公園的空間再現模式，將合歡山視為一個以天文觀測和星空旅遊為主的專門區域，吸引國內外旅客參與高山星空體驗。

除了觀光產業的影響之外，在清境永續協會及星空守護聯盟的倡議下，於合歡山暗空公園認證期間即首度引入 IDA 發表的暗空照明標準、星空品質測量基準、戶外照明原則等規範，<sup>2</sup>聯合數十家旅宿業者訂定「關燈觀星公約」，約定夜間九點之後關燈、加裝燈罩、汰換燈泡等符合 IDA 照明規則的措施（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1：20）。此後，清境永續協會及星空守護聯盟亦協助南投縣政府依據 IDA 照明規則，制定《南投縣合歡山暗空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條例中對照明設備的光通量、色溫及角度等進行

---

2 暗空規則訴求「暗天不暗地」，照明角度維持在水平面以下，以避免影響星空品質。並且，在生態關懷的理由下，倡議減少使用藍光，光源的色溫（color temperature）應在 3000K 以下（約為暖色系），對環境與健康危害最小。

嚴格規範，以確保天文觀測的高質量環境不受光污染影響（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2：29）。

這一過程體現了空間再現的概念，即空間的管理和設計由專業化的規範所支配（Lefebvre, 1991）。暗空公園的空間秩序是透過國際規則來建立，重點放在保護星空資源和促進天文活動，該自治條例強調了暗空保護和天文觀測的重要性，並呼應地方政府的政策框架下推動星空旅遊的發展。然而，這一空間再現過程卻未提及賽德克族在這片傳統領域中既有的土地倫理與空間秩序，這使得賽德克四村在空間生產過程中更加邊緣化。

## 2. 空間實踐 - 產業發展的失衡

清境地區的業者和南投縣政府在暗空公園認證後，迅速進行了商業轉型與暗空規則的落實，發展以星空為主題的導覽活動、



圖 2 清境星空旅遊空間實踐  
資料來源：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

觀星巴士以及相關文創產品（圖 2）。許多業者也在「關燈觀星公約」的約定下，進行自主減光行動（圖 3），地方政府也編列預算進行公燈照明改善，例如加裝燈罩以符合 IDA 暗空照明規範中的「暗天不暗地」（南投縣政府，2022）這些活動構成了該地區的空間實踐，強調商業和觀光功能，並與暗空元素緊密相連。

然而，賽德克部落卻因缺乏進入星空旅遊市場的機會，難以在現有旅遊市場框架內發揮其獨特的文化影響力。清境地區既有的市場主導模式，未能有效納入賽德克部落的文化敘事與生態旅遊潛力，導致部落無法充分參與並獲得旅遊市場帶來的經濟收益，進一步加劇了清境與賽德克地區之間的產業發展失衡問題。

### 3. 再現空間 - 賽德克族文化符號邊緣化

暗空與星空作為天文愛好者和旅遊產業的核心符號，已被賦予了一種浪漫、神秘且與自然和諧相結合的象徵意義。星空不僅僅是天文學的研究對象，更是一個跨越科學與藝術、理性與感性、自然與文化的多元象徵體。隨著國際暗空協會（IDA）的認證，暗空與星空元素在全球範圍內逐漸成為一種新的旅遊和保育



圖 3 空間實踐，業者以簡易的方式自主改善燈具，符合暗空照明  
資料來源：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

趨勢，合歡山暗空公園的建立正是這一潮流的一部分。這些元素透過南投縣政府和清境業者的推動，逐漸從科學領域進入資本市場，並與觀光產業緊密結合，成為地方發展的重要資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1）。



圖 4 再現空間：暗空公園意象  
資料來源：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

在這一過程中，星空符號的商業價值逐步被挖掘，尤其是在星空導覽、觀星巴士及相關文創產品的推廣中，星空被塑造成了一種既符合現代市場需求，又充滿文化魅力的象徵（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2：24-25）。清境地區的業者迅速利用這一文化符號（圖 4），將其嵌入旅遊產業中，通過各種商品化活動，如星空導覽、天文教育基地和星空文創產品，將星空元素具體化並擴展到商業領域。這一符號體系不僅吸引了大量國內外遊客，也促使清境成為知名的觀光勝地。

然而，這種以資本主導的空間再現過程，也使得星空符號在現代旅遊中的應用與地方原有文化產生了斷裂。星空逐漸成為一個去地方化的全球符號，更多服務於商業需求，而忽視了當地原住民族，特別是賽德克族的文化背景及其對星空的傳統詮釋。在

賽德克族的宇宙觀中，星空和天文現象與其祖先崇拜、自然信仰密切相關，這種精神性與當代旅遊中的商業化星空象徵形成了強烈對比。

總結來說，合歡山暗空公園的空間再現和空間實踐主要由資本與國家主導，形成了以星空旅遊及暗空保育為核心的空間秩序。然而，這一過程中忽視了賽德克族在傳統領域的權利，並加深了其邊緣化現象。為了進一步理解不同行動者在合歡山暗空公園空間生產過程中的角色與立場，表 1 呈現多元行動者的需求差異，探討各行動者的主要需求、行動策略及其潛在的矛盾與合作可能性。該表格整理了星空守護聯盟、清境永續協會、賽德克部落組織、地方政府及學術團隊等關鍵行動者的核心訴求，並分析他們如何在空間生產過程中形成不同的發展方向與議題。

此表格不僅反映出行動者之間的需求差異與矛盾，也顯示了多方如何透過協商、行動轉譯與實務合作來尋找共同發展的可能性。這些行動者的互動模式，將影響後續的協同行動策略，並決定原住民族文化與星空旅遊能否在地方發展進程中找到平衡點。

表 1 多元社群的需求差異

行動者	主要空間實踐區域	主要需求	空間再現	空間實踐	再現空間	需求相異點
星空聯盟	合歡山暗空公園	星空保護，嚴格落實光害管制，確保符合國際暗空標準。	強調國際暗空標準為主要規劃依據，認為暗空公園應維持最低人為光源干擾。	推動嚴格的光害管理政策，限制人造光源，監測星空品質。	星空應被視為科學與生態資產，而非旅遊商業符號。	光害管制應嚴格執行，但觀光業者希望能適度調整以兼顧觀光。

( 續 )

行動者	主要空間實踐區域	主要需求	空間再現	空間實踐	再現空間	需求相異點
清境永續協會	清境、合歡山沿線（台14甲線）	促進星空旅遊發展，支持暗空公園與光害管制，但希望兼顧產業發展。	星空旅遊與暗空公園的規劃應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而不僅侷限於環保。	倡導「夜間經濟」模式，發展星空導覽、民宿與文創產業。	星空作為地方創生的核心象徵，需轉化為可促進經濟的文化符號。	光害管制應有彈性，確保夜間旅遊不受影響。
清境永續協會	清境、合歡山沿線（台14甲線）	促進星空旅遊發展，支持暗空公園與光害管制，但希望兼顧產業發展。	星空旅遊與暗空公園的規劃應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而不僅侷限於環保。	倡導「夜間經濟」模式，發展星空導覽、民宿與文創產業。	星空作為地方創生的核心象徵，需轉化為可促進經濟的文化符號。	光害管制應有彈性，確保夜間旅遊不受影響。
賽德克部落組織	春陽、精英、都達、德鹿谷（台14線）	恢復傳統領域文化，發展生態旅遊。	部落傳統領域應納入暗空規劃，確保文化敘事與土地認同。	強調生態旅遊與文化導覽應與星空旅遊並行，避免資源排擠。	星空不僅是旅遊元素，而是祖靈信仰與文化敘事的一部分。	星空旅遊可能排擠部落生態旅遊發展，資源集中於清境。
地方政府	仁愛鄉行政區域	透過暗空公園帶動地方創生，符合政策要求。	強調以暗空經濟為地方創生核心，提升南投的觀光競爭力。	支持產業發展，推動觀星導覽、星空巴士與夜間活動。	暗空公園是南投發展觀光品牌的重要策略符號。	政府資源分配傾向清境，部落發展需求未被納入治理框架。（續）

行動者	主要空間實踐區域	主要需求	空間再現	空間實踐	再現空間	需求相異點
暨大團隊	跨區域協作（清境—賽德克—暗空公園）	促進各方對話，尋找跨領域協作模式，使部落文化納入空間治理架構。	以行動研究介入，提出「星空山城」概念，促進多元需求轉譯。	設計文化與天文旅遊結合的方案，強化跨區域合作模式。	強調星空文化應兼容天文科學、原住民文化與永續旅遊。	跨領域協調，促進各方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

## （二）協同行動階段：推動策略與轉譯過程

聚焦於清境天文產業與賽德克部落生態旅遊的協同發展。在暨大團隊的介入下，各方行動者逐步協商與整合各自的需求，透過多方合作與資源共享，共同推動「星空山城」構想的落實。此階段的目標在於將賽德克部落的文化元素納入暗空旅遊框架，使其不僅能夠參與空間生產，並且在其中取得應有的話語權與經濟利益。

### 1. 空間再現的調整 - 修正發展框架

為了解決賽德克四村在空間生產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問題，暨大團隊藉由 2019 年仁愛鄉公所啟動地方創生計畫提案的機會，運用「仁愛鄉地方創生推動委員會」合作網絡，串聯清境永續發展協會、台灣星空守護聯盟及賽德克四村在地組織，以共學、社區駐點、訪談邀約、非正式會議等方式，促使各利害關係人逐步發現與理解清境暗空軸線與賽德克四村軸線既有的發展脈絡與地

方基礎，並將資訊回饋給仁愛鄉公所，勾勒出仁愛鄉 DNA 輪廓（仁愛鄉公所，2021：31-37）。

然而，由於仁愛鄉幅員廣大、族群多元，清境永續發展協會、台灣星空守護聯盟及賽德克四村各在地組織彼此過去缺乏互動經驗，彼此認識甚少，鄉公所更因與各社群缺乏有效溝通管道，不僅對於賽德克四村的生態旅遊發展趨勢所知甚少，亦對暗空公園認證的背景脈絡不熟悉，雙方的信任基礎極為薄弱。地方創生提案雖提供串聯不同社群的契機，但在互信與互動不足的情況下，促成跨社群及社群與政府之間的對話極具挑戰性。

事實上，早在地方創生計畫推動之前，賽德克族各村即已有自主整合的發展基礎。自 2013 年起，林務局透過「國家步道生態旅遊發展策略及整體規劃案」，以「能高越嶺國家步道」為示範步道，輔導台十四公路沿線四個賽德克村落逐步發展具地方特色的生態旅遊事業，串聯各村的地景及文化特色，建立起具有文化意涵的旅遊體系。其後於 2019 年，各村推派代表共同成立「生態協會」，作為整合四村在地組織資源的跨村平台，建立起部落自主的治理與協作機制，強化內部資源動員與集體協商能力。

暨大團隊啟動地方創生計畫後，生態協會作為賽德克四村的中介組織，積極參與清境永續發展協會、星空聯盟及仁愛鄉公所等外部組織的會議討論，積極傳遞部落的發展現況與需求，並主動提出將族群文化特色與山林生態知識融入地方創生規劃主軸的具體構想。在 2020 年 2 月的「仁愛鄉地方創生計畫說明暨協力團隊共識會議」中，暨大團隊與各組織共同討論，結合多方既有的發展基礎與願景，最終促成涵納天文星空、原民文化及山林生態的「星空+山城」概念形成，並獲得各方認同（仁愛鄉公所，2021：38-43），各方亦願意在政策規劃過程中攜手合作，實現各方利益與地方需求的融合與平衡（圖 5）。

藉由能高越嶺古道所承載的歷史記憶與族群遷徙路徑，賽德克部落將其作為串聯四村發展的歷史縱軸，彰顯族群對山林空間的長時記憶與文化行動軌跡。與此相對，以清境至暗空公園帶狀區域為核心的發展軸線，則由觀光資本、星空保育政策與地方治理目標共同形構其空間邏輯，成為另一條由主流制度與外部規範所主導的橫向發展軸線。當「星空山城」構想試圖整合兩條發展軸線時，部落文化主體得以嵌入觀光規劃的主體架構中，呈現出一種縱橫交錯、歷史與現代並陳的空間轉譯布局，也使賽德克四村逐步走出被邊緣化的治理位置，成為空間再現的重要行動主體。

「星空山城」作為協商建構的空間再現策略，整合了合歡山暗空公園的天文觀測資源、賽德克族的文化敘事與山林生態知識，並透過暨大團隊與清境、天文社群及賽德克部落共構的轉譯過程，促進了多元知識體系的交會與實踐。這一過程不僅重塑了空間的象徵意涵，也讓原本被邊緣化的賽德克文化重新參與到區域空間生產與治理過程之中，體現出族群文化的能動性與治理主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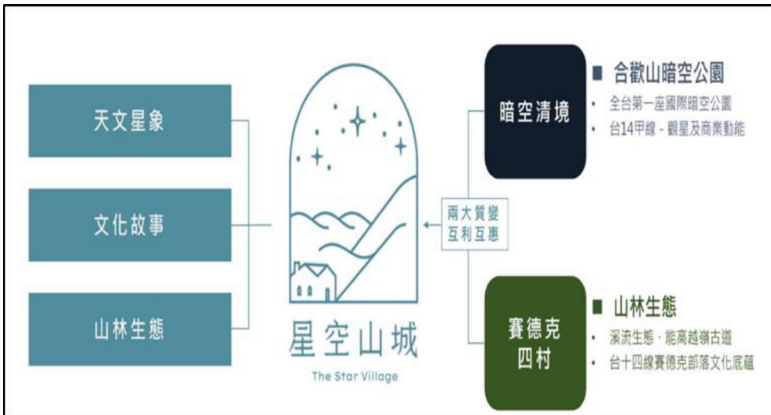


圖 5 空間再現的調整：以星空山城概念轉譯清境與部落的需求  
資料來源：仁愛鄉公所，2022

- (1) 天文星象的轉譯：天文星象是合歡山暗空公園的核心資源，長期以來由清境業者主導。然而，透過轉譯過程，天文觀測與賽德克族的宇宙觀相結合，賦予了天文現象新的文化意涵。這一轉譯使得天文星象不再僅僅是資本積累的工具，而是成為一個文化象徵，將天文觀光與賽德克族的文化價值相結合。
- (2) 文化故事的再現：賽德克部落的文化故事，過去在合歡山暗空公園的空間再現中並未得到充分展示。透過「星空山城」的設計，這些文化故事與天文觀測活動深度結合，使遊客能夠在觀星活動中同時了解賽德克族的文化傳說。這樣的轉譯過程不僅提升了文化故事在空間再現中的地位，還使得賽德克族重新掌握了部分話語權。
- (3) 山林生態的再生產：賽德克族的傳統山林知識在共學與導覽實踐中被轉譯為現代生態旅遊與林下經濟的知識資源。這樣的轉譯過程讓原本被視為「傳統」或「部落內部知識」的內容，在現代旅遊脈絡中轉化為具治理功能的空間行動工具，促進部落參與，也鞏固其在地方發展中的地位。

在「星空山城」的空間再現架構下，合歡山地區不再僅僅是南投縣政府七大旅遊軸線的「合歡星空軸」，而是透過上述的轉譯過程，融合了賽德克文化、在地需求與多方知識，成為一種具文化協商性的空間生產機制。清境暗空軸線與賽德克四村軸線也因此不再是兩條平行、分離的發展路徑，而是經由轉譯與共構實踐逐步形塑為互利互惠的協作架構，共同參與區域治理與空間價值的再定義（圖 6）。



圖 6 創造互利共好的空間轉譯策略  
資料來源：作者，2023

- (1) 清境暗空軸線：包含清境天文產業區、翠峰天文教育區和合歡山暗空保護區等具備天文觀測和教育功能的區域，這些區域以暗空旅遊為核心，吸引了大量的星空愛好者和天文學界的關注，並藉此發展出一系列如星空導覽、星空體驗等觀光活動。
- (2) 賽德克四村軸線：定位為賽德克生態旅遊區，強調原住民的文化故事與生態旅遊的結合，並設置波瓦倫生態旅遊中心，進行生態保護與文化教育。這些舉措讓賽德克族的文化在旅遊發展中得以充分再現，得以融入到現代旅遊產業中，推動生態旅遊的可持續發展。

透過空間再現的轉譯策略，清境暗空軸線與賽德克四村軸線形成了一個跨區域的合作網絡，兩者在產業發展上實現互補（仁愛鄉公所，2022）。例如，清境的觀光業者可以透過暗空旅遊吸引星空愛好者，而賽德克四村則透過其獨特的文化和生態資源，

提供深度的文化旅遊體驗。這種互補關係促進了雙方的資源共享和利益共贏，使得暗空旅遊與原住民文化旅遊相互融合，共同構築出一個整合自然、文化和商業價值的全新空間再現模式（陳嘉霖，2023）。

綜合來看，「星空山城」的空間再現轉譯策略，不僅將清境暗空旅遊軸線與賽德克四村生態旅遊軸線的發展整合，還透過多方行動者的協作和資源共享，構築了一個以互利共好為核心的空間治理模式。透過天文星象、文化故事及山林生態的三重轉譯，清境的天文產業與賽德克的文化旅遊得以在同一空間中並存和相互促進（仁愛鄉公所，2022）。而各項行動方案則將不同社群的需求具體化並納入空間規劃之中，從而使合歡山暗空公園不僅成為星空旅遊的重鎮，更成為多元文化與生態保護的展示場。

## 2. 空間實踐 – 合作機制的建立

「星空山城」概念的出現，重新定義了合歡山暗空公園區域的空間秩序，在此框架下，多元社群也有了建立合作機制的契機。然而，多元行動者最初面臨著合作機制建立上的困難，其中最主要的挑戰在於地方組織對於地方創生計畫的提案機制不甚熟悉，且欠缺計畫書撰寫能力，加上過去較少接觸公部門的補助申請程序，導致計畫提案與執行過程緩慢且難以有效整合。特別是在仁愛鄉地方創生初期，清境觀光業者、賽德克部落及相關社群之間缺乏深度交流的基礎，地方政府與各地方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亦相當薄弱，無法有效協調並整合各方的需求，形成推動地方創生的重大障礙。

面對這些挑戰，暨大團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中介角色。憑藉其相對中立的地位與長期建立的社會實踐信譽，暨大團隊積極投入跨組織的協調工作，透過共識會議、跨域溝通及政策共筆等機

制，促使各方逐漸認識彼此議題的連結性，形成初步的互動基礎與共同願景。尤其透過多次的計畫書撰寫工作坊與共筆規劃，讓不同社群逐步理解彼此的需求差異，並共同參與規劃適合當地發展的行動方案。這種透過轉譯策略推動的跨界溝通與合作機制，逐漸促使天文社群、清境業者與賽德克部落的利益衝突，轉變為合作治理的動能，為地方創生的空間實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透過這些轉譯策略，三方的差異與潛在衝突逐漸轉變為共同合作的契機。從星空山城的空間再現出發，對應兩條軸線的區位分工，進一步規劃六項行動方案，分別是清境天文產業區的《星空友善店家公約》、翠峰天文教育區的《翠峰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修正案、合歡山暗空保護區的鳶峰遊客中心轉型為星空旅遊中心計畫、合歡山暗空保護區的《合歡山暗空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立法、賽德克生態旅遊區的「波瓦倫生態旅遊資訊中心建置計畫」及賽德克生態旅遊區「成立賽德克族四村聯盟」（陳嘉霖，2023）。這些行動方案的焦點在於各個社群的需求如何融入空間發展的框架中。每個行動方案都根據不同社群的需求來規劃，使星空旅遊與賽德克部落的生態旅遊得以結合。

這六項行動方案可視為不同社群需求的具體回應與行動落實，涵蓋天文社群、清境業者及賽德克部落的合作（表2）。這些方案整合了不同行動者的利益，並透過具體的空間實踐來實現多方共贏的目標：

- (1) 清境天文產業區《星空友善店家公約》：這個行動方案的核心是清境旅宿業者聯合推動星空環境的營造，降低光污染，回應國際暗空協會（IDA）的社區賦權承諾。空間實踐的具體內容包括在夜間控制光源，創造適合觀星的環境，並且促進部落與清境生態旅遊的聯動發展。

- (2) 翠峰天文教育區《翠峰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修正案：翠峰天文教育區的規劃旨在提供合法的天文觀測場所，同時導入原住民文化，創造就業機會。此處的空間實踐主要通過天文活動和原民文化的結合，發展教育與觀光，促使賽德克族逐步取回傳統領域的文化詮釋權。
- (3) 合歡山暗空保護區「鳶峰遊客中心轉型為星空旅遊中心」：鳶峰遊客中心的轉型體現了原住民話語權的擴展，成為星空旅遊與文化展示的重要場域。這一空間實踐不僅在技術上滿足了天文觀測的需求，同時也包含了原民文化的展示，促進賽德克部落在星空旅遊中的話語權。
- (4) 合歡山暗空保護區《合歡山暗空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立法：立法為暗空保護提供了法規依據，強化了星空品質的維護，同時透過「星空山城」的轉譯，連結了賽德克文化中的暗空哲學。透過具體的法制化措施來確保星空旅遊的長期發展，賽德克部落也藉此建立起與傳統領域的連結。
- (5) 賽德克生態旅遊區「波瓦倫生態旅遊資訊中心建置計畫」：波瓦倫生態旅遊資訊中心的建立促進了賽德克部落的生態旅遊發展，並連結了清境旅遊的產業能量。這是空間實踐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強調生態旅遊的管理及在地青年團隊的培養，促進了跨部門合作。
- (6) 賽德克生態旅遊區「成立賽德克族四村聯盟」：這個行動強化了賽德克部落的合作與山林管理，並且有助於擴展清境觀光的腹地。空間實踐中的關鍵在於推動在地知識的活化和人才培育，逐步實現部落的自主經營和生態旅遊的可持續發展。

總結來說，星空山城六項行動方案反映了空間實踐中的協同合作過程，天文社群、清境社群與賽德克部落通過具體的實踐，將不同的需求轉譯為空間治理中的實際行動，促進了多方共贏的發展模式。

表 2 星空山城空間實踐：不同社群的需求轉譯

行動方案	空間轉譯	天文社群需求	清境需求	賽德克部落需求
1. 清境天文產業區：《星空友善店家公約》	旅宿業者聯合營造暗空環境，發展星空旅遊品牌，並串聯部落生態旅遊。	降低清境輝光對暗空公園星空品質的影響。回應 IDA 有關社區賦權承諾。	觀光產業轉型，發展星空旅遊。	接軌部落生態旅遊，發展部落觀星遊程。
2. 翠峰天文教育區：《翠峰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修正案	營造一個可控的天文及原民文化教育園區。上可減緩暗空公園人流壓力，下可做為清境星空產業腹地。	觀星活動合法化。天文教育、大型天文聚會場所。降載暗空公園人流。	做為清境的星空產業發展腹地。	導入原民文化，創造部落就業機會。初步取回傳統領域的文化詮釋權。
3. 合歡山暗空保護區：鳶峰遊客中心轉型為星空旅遊中心	暗空公園境內的專業觀星場所及深度星空旅遊空間、原民暗空文化館。	專業天文教育及天文觀測場所。暗空公園星空旅遊控管中心。	星空產業指標場館。深度星空旅遊場域。	原民暗空哲學與原民話語權。促成部落星空旅遊展。

( 續 )

行動方案	空間轉譯	天文社群需求	清境需求	賽德克部落需求
4. 合歡山暗空保護區：《合歡山暗空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立法	暗空減光法制化，連結賽德克族暗空文化。	維護星空品質。	營造暗空產業環境，建立星空旅遊品牌。	傳統領域議題。
5. 賽德克生態旅遊區：波瓦倫生態旅遊資訊中心	四村共管，並連結清境產業能量，促進部落生態旅遊發展。	擴展部落觀星秘境。生態旅遊趨勢有利於維護觀星環境，擴展部落觀星秘境。	接軌部落生態旅遊，優化清境的旅遊內容。	生態旅遊管理中心，接軌清境產業能量。培育在地青年團隊。
6. 賽德克生態旅遊區：成立賽德克族四村聯盟	地方治理、促進部落串連合作，發展生態旅遊。	部落對話窗口，天文發展與暗空保育倡議對象。	部落對話窗口，商業合作對象。	四村整合代表性。資源整合與串連。

資料來源：陳嘉霖，2023

在星空山城六項行動方案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賽德克生態旅遊區的「波瓦倫生態旅遊資訊中心建置計畫」及成立「賽德克族四村聯盟」兩項行動方案，背後的脈絡與形成過程，實則反映了賽德克部落在合作治理中的深層調整歷程。

星空山城計畫自啟動以來，最大的挑戰之一即為賽德克四村的整合不易。儘管四村在文化傳承、地理位置上存在共同性，但彼此之間因歷史因素、政治派系、教會系統及世代差異，使得村內既有的決策整合機制（例如村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家族會

議及部落會議等）無法有效承載多元聲音，部落內部衝突與矛盾頻繁發生，公共事務推動經常陷入僵局。此外，在跨部落層次上，四村彼此缺乏充分的共體意識與合作默契，難以在地方創生及暗空環境等新興公共議題上形成有效串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2024）。

自 2019 年起，賽德克四村原透過「生態協會」作為對外協作與資源整合的主要中介平台。該協會曾在推動暗空保育及清境地區合作上發揮關鍵溝通角色。然而，隨著地方合作深化與部落內部政治生態的變動，生態協會逐漸陷入治理正當性與代表性的爭議。其整合功能與公信力因此受損，嚴重影響四村之間的協作效能，暴露出原有中介組織面臨信任危機與結構性失靈。

在此背景下，部落內部逐漸出現回應斷裂與重建治理的動能。2022 年，精英村與都達村的青年行動者主動發起組織重構行動，分別成立「Tapung 文化產業協會」與「都達文化產業協會」，凝聚十多位返鄉青年，共同投入文化調研、生態旅遊與地方創生等實踐。這些青年協會強調自主增能與社群動員，不僅逐步取得部落內的話語權，也獲得耆老與地方領袖的認同，成功打開四村間跨部落、跨世代對話的可能性。這股自下而上的重組力量，為突破生態協會代表性不足的瓶頸，奠定了部落再結構的初步基礎。

乘著內部改革的契機，暨大團隊於 2023 年以「南投縣仁愛鄉波瓦倫生態旅遊資訊中心營造計畫」作為槓桿，試圖促進四村整合。該中心原為精英村波瓦倫部落的戰備糧倉，2019 年由暨大團隊與生態協會、廬山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申請國發會地方創生經費進行整修，2023 年完工啟用。初始構想為精英村單獨經營，但暨大團隊意識到其地理位置位於四村接壤區，具備成為區域整合樞紐的潛力，遂提出四村共管構想，主張以此空間作為跨部落合作與治理重構的實驗場域。

然而，生態協會轉型為更具代表性的「四村聯盟」並非一帆風順。作為外部中介者的暨大團隊，需面對部落成員對學術機構介入的疑慮，並回應不同社群對資源分配與代表性再平衡的擔憂。過往與外部機構互動不佳的經驗，使得重建信任的過程困難重重。暨大團隊遂採取「協調者」、「解釋者」與「等待者」的多重角色策略，透過反覆的非正式對話、共筆作業與私下溝通，逐步釐清誤解、建立共識。

在此過程中，青年協會再次展現關鍵角色，Tapung 與都達青年團隊積極支持共管構想，並提出以「促進四村生態旅遊產業競爭力」為共同目標，成功促成四村領袖的初步認同。為明確顯示共治性質，資訊中心遂改名為「賽德克白石聖山生態旅遊服務中心」<sup>3</sup>，並在此基礎上推動成立「賽德克四村聯盟」作為新的治理平台。該聯盟由四村社區發展協會、村長與地方耆老共同組成，並依據人口比例分配理事席次（春陽村 3 席，精英村、都達村及德鹿谷村各 2 席），以兼顧公平與代表性。

最終，原本陷入正當性危機的生態協會，其功能逐步由「四村聯盟」所取代。該聯盟接手服務中心的經營管理，包括遊客服務、行程設計、部落導覽與旅宿串聯，落實整體產業發展藍圖。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四村不僅完成組織結構的重整，也建立起一套新的區域治理模式。更關鍵的是，這場治理再建工程為部落重新詮釋其文化敘事與空間主體性，開啟了更深層的再現實踐。

「賽德克四村聯盟」的成立，標誌著四村從被動接受外部介入的角色，轉變為主動設定議題、整合資源並主導合作的行動主

---

3 「波瓦倫」為仁愛鄉精英村的古地名。為凸顯旅遊中心為四村共營共管，改名為「賽德克白石聖山生態旅遊服務中心」，淡化單一部落的色彩。

體。該聯盟透過制度化的協調機制，整合跨村立場與文化訴求，使部落能以集體且具代表性的身分，參與區域空間治理的協商行動。在與暨南大學、清境觀光業者及星空聯盟等外部單位的互動中，四村得以提出自主的文化詮釋觀點與產業合作條件，逐步擴大其發聲空間與協作主導權。四村聯盟的出現，不僅回應原有中介組織在正當性與效能上的危機，更為部落重建治理結構奠定制度基礎，使其成為能夠主導決策的在地行動者。這一治理平台的運作，為《星空友善店家公約》、鳶峰遊客中心轉型、《合歡山自治條例》立法及翠峰細部計畫修正等跨部門協作過程提供關鍵支持。「星空山城」六項行動方案，正是四村聯盟與天文社群、清境業者及政府單位協商成果的具體體現，每項方案皆嵌入了對部落文化主體的承認與參與機制的設計，展現協商合作邏輯的制度化落實。在此脈絡下，空間治理不再是由單一主體主導的行政規劃，而是透過行動者再組與知識轉譯，促成多方參與、文化敏感且具在地性的共治模式，部落也由此重新進入決策網絡，重構空間意義與制度內涵。

### 3. 再現空間 – 重塑傳統領域的文化敘事

英國學者米契爾 (W. J. T. Mitchell) 提出，「地景」(landscape) 不應僅被視作名詞或靜態的物理環境，而應作為一個主動的社會文化實踐過程，涉及主體認同形構的過程 (W. J. T. Mitchell, 1994)。在協同行動階段的「再現空間」中，賽德克族的文化象徵與歷史故事逐步被重新引入清境觀光區，與星空旅遊相融合，形成新的空間象徵系統。這一過程透過導覽培訓、跨領域工作坊及文化解說，讓原本被忽視的賽德克族傳統領域知識重新進入主流的旅遊符號體系，亦體現了部落在知識傳承與文化再現中的主動參與與策動能力。

賽德克四村面對文化斷裂與發展邊緣化挑戰，展現出部落在知識轉譯與文化再造上的自主性與組織能力。在「星空山城」的推進過程中，部落亦推動各項文化與產業增能計畫，為後續的行動奠定基礎。例如「憶起部落旅遊時光機」以老屋修復、祖靈信仰、日常生活器物為主題，建構出能與遊客互動的深度體驗場景。該計畫透過部落耆老擔任講師，將傳統故事、居住空間與生活智慧導入導覽內容，同時由青年族人擔任執行與導覽角色，促進跨世代知識傳承，也強化青年在部落公共事務中的參與能量，培養其文化詮釋與社群動員能力（南投縣都達原住民文化產業推廣協會，2024）；《回家吧！laqi》則強調青年返鄉與部落認同的再建構，透過文化踏查、部落文獻整理與地景敘事，讓青年在耆老陪同下實地訪查祖居地，重新命名傳統地名與地標，並轉化為導覽文本與體驗活動（南投縣仁愛鄉 Tapung 文化產業協會，2024）。

上述計畫深植於部落生活脈絡，聚焦傳統知識再現與文化敘事的當代表達，不僅促進青年返鄉參與，亦強化耆老與青年的協作模式。透過文化導覽的實作歷程，青年得以轉化為文化實踐的核心行動者，導覽也成為串連知識、產業與公共參與的多重平台。這些實踐進一步奠定了具文化主體意識的部落行動網絡基礎，使賽德克四村在星空山城計畫推動過程中，展現出由內部驅動、由下而上的文化治理潛能。

在此基礎上，部落的文化自覺與行動能量持續擴大，為後續的「星創學堂」的推動創造了成熟的社群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些協會不僅止於單點活動，而是逐步建構出制度化的長期運作機制，包括導覽講師群培成、文化地圖更新與青年返鄉激勵等模式，形成具有延續性與自主性的文化治理體系。這使賽德克部落得以

在觀光發展中維持其文化詮釋權，並於外來話語體系中建立起自身的正當性與可見性。

隨著合歡山暗空公園通過國際暗空協會（IDA）認證，清境地區快速發展星空旅遊，觀光主體的話語權亦隨之轉向。然而，官方與產業導入的觀光符碼多以希臘星座與西方天文學為基礎，忽略了在地族群對星空的文化詮釋，造成賽德克族夜空觀與祖靈信仰的邊緣化。為回應此一文化排除現象，賽德克四村聯盟與暨大團隊攜手發起「星創學堂」行動，嘗試從導覽人才培育出發，重建夜空詮釋的文化主體性。

「星創學堂——賽德克族暗空文化導覽解說人才培力工作坊」是由賽德克族耆老與青年導覽員共同主導，透過訪談部落耆老的傳統知識與文化敘事，合作開發適合觀光場域的解說內容與腳本（圖 7）。賽德克部落的老獵人更主動擔任工作坊的核心引領者，於夜晚帶領青年團隊與清境觀光業者共同進入傳統領域森林中，親身學習與實踐賽德克的山林文化知識與夜間禁忌禮俗，並由暨大團隊協助記錄。工作坊特別針對鳶峰館圓頂劇場的影片《尋找守護星——星獸傳奇》進行深入的文化轉譯，由部落耆老詮釋星象與祖靈的文化脈絡，再由暨大團隊加以記錄並轉譯改寫為解說腳本，使之能夠成為觀光體驗的一環，藉此賽德克族自主建構的夜空文化成為合歡山暗空旅遊的重要元素之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2024）。

透過工作坊，我們得知對賽德克族而言，星空不僅是自然現象，更是祖靈與現世溝通的重要媒介。比如，星光明亮象徵善靈活躍，是狩獵與農事的好時機；相反，星空稀疏伴隨動物異常鳴叫，則是惡靈活動的徵兆。月亮的盈虧也象徵著靈氣的強弱，下弦月被視為靈氣最旺盛之時，適合進行重要的農事及祭儀活動。

此外，夜晚動物行為的觀察也是靈性的象徵，貓頭鷹的鳴叫預示著吉兆，而其他夜行動物的異常行為則成為族人判斷吉凶的重要參考；火堆更是族人與祖靈對話的媒介，透過火占儀式接收祖靈的訊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2024）。

經由賽德克四村聯盟與暨大團隊的轉譯行動，我們得以從賽德克族文化的視角呼應暗空公園的精神：光污染不僅破壞自然，更中斷了神聖的靈性對話。從此觀點，賽德克族文化與國際暗空規則之間有了轉譯的連結點，使原本單一且強勢的國際暗空規則得以納入並涵容賽德克族的文化觀點，豐富了星空旅遊的內涵，並促成更具包容性與多元性的空間象徵系統。這一轉譯行動不僅喚醒了賽德克族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更賦予星空旅遊更豐富且真實的文化內涵，使旅客在觀光體驗中深入理解當地族群的宇宙觀與靈性世界。賽德克族的文化得以從觀光凝視的客體，轉化為旅遊活動中的主體，實現文化、經濟與環境三方面的平衡發展。暨大團隊作為轉譯角色，成功地將賽德克族文化知識與國際暗空規範融合，使減光不僅是環境保護的技術性措施，更成為維護賽德克族祖靈聯繫與文化傳承的關鍵行動。



圖 7 訪談賽德克耆老「暗空」知識  
資料來源：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2024

在地景詮釋權的議題上，自 2021 年起，賽德克四村即展開一系列以傳統領域為核心的走讀、踏查與命名行動，逐步建構屬於部落自身的地景敘事體系。德鹿谷村推動的「西西靈鳥神話與織布歌謠踏查」計畫中，由耆老帶領青年走訪象徵祖靈記憶的重要地景，如「巨石群」與「織布巖洞」，採集神話故事與織布歌謠等文化元素，並將其轉化為導覽模組與詮釋內容，作為部落文化再現的具體實踐。都達村則聚焦於「101 人頭埋葬地」與「哭坡」等承載歷史記憶的空間，結合語言復振與歷史講解，發展出具族群觀點的歷史走讀行程與文化體驗內容（南投林區管理處，2022）。

春陽村亦於 2022 年推動「巴蘭祖居地探索行動」，結合祖靈空間巡禮與花岡富士山步道再發掘計畫，邀請耆老授課，補足青年對傳統知識的理解落差，並實作導覽腳本的共筆編寫。精英村方面則以廬山溫泉與聚落遺址為核心，推動「溫泉地景與歷史巡禮」與「茶產業文化導覽體驗」等行動，將族人生活史與自然資源轉化為具文化深度的旅遊內容，還有「母安山走讀計畫」、「祖靈地命名行動」與「地景故事踏查」，以手繪地圖、故事共筆與實地訪談形式重建族語地景（南投林區管理處，2022）。這些文化行動不僅反映出四村對自身文化資產的高度關懷，也展現其透過知識生產、空間命名與跨世代合作，積極主導地方文化治理的能動性。賽德克族群不再僅是觀光場域中被凝視的背景，而是透過實作與組織行動，重構其作為文化主體的立場與權力位置，也為後續的地景詮釋與導覽制度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礎。

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增能脈絡之中，清境地區的地景故事重建行動應運而生，並由賽德克四村聯盟主動提出，攜手暨大團隊共同推動「星創學堂——賽德克地景故事導覽解說人才培力」行動方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2024：41）。此計畫由賽德克部落耆老、文史工作者與青年導覽員共同規劃內容與培訓流程，提出「重新找回對清境地景詮釋權」的核心訴求，並邀集清境觀光業者及導覽人員共同參與，以建立跨社群的文化對話與共學機制。

在此行動中，賽德克族人不僅是口述記憶的傳遞者，更作為知識生產的引導者與文化政治的實踐主體。透過田野調查與山頭指認，逐一建構如「廬山溫泉區」、「見晴農場」等重要地景的原民敘事與文化意涵（見表3），將這些空間重新納入祖居地的歷史脈絡之中，有效挑戰長期由「小瑞士」等外來觀光話語所壟斷的空間想像與文化主導權。

透過導覽文本的重新書寫與轉譯，賽德克族群重回文化空間的命名者與詮釋者角色，使部落歷史與知識不僅進入旅遊體驗，更嵌入地方治理與文化再現的核心架構。例如卡洛羅山的「女人國傳說」等神話內容，在導覽工作坊中獲得重新詮釋，並引導參與者在旅遊過程中與這些地景建立文化與情感的連結。此一過程不僅強化了族群的空間主體性，更使「再現空間」成為部落與清境觀光業者協力構築的文化共構平台。

例如，卡洛羅山的「女人國傳說」與其他賽德克族群的故事被重新詮釋，並通過導覽工作坊的培訓，讓參與者在旅遊活動中與這些地景故事建立情感和文化上的聯繫。這樣的過程不僅是文化的重新再現，也是部落社群與清境觀光業者共同建構的「再現空間」，其中包含了族群對空間主體性的重新掌握與展示。

不過，在推動賽德克文化轉譯及地方合作的過程中，暨大團隊與賽德克四村聯盟亦共同面對來自清境業者的合作挑戰。由於清境旅宿產業長期以歐式景觀與浪漫星空為主要行銷意象，對於賽德克族群的夜空哲學與文化禁忌多所陌生，使得業者在初期對

文化合作的動機相對薄弱。針對此困境，部落耆老與青年行動者主動提出：「我們的夜空，不只是科學天文的觀測場所，而是祖靈的所在。」並與暨大團隊協力設計文化轉譯的切入策略，透過駐點研究人員的陪伴與共同策劃，組織一系列以部落主導敘事為核心的故事共筆與體驗討論。過程中，賽德克族人不僅作為知識的提供者，更是意義架構的主導者，明確指出傳統夜空觀察、祖靈對話與夜間禁忌的文化價值，並提出這些知識如何轉化為旅遊體驗中與眾不同的價值主張。這樣的主體性文化詮釋，逐步引起清境業者對在地知識的關注與重新認識，也促成後續以部落為核心的觀光腳本設計、合作工作坊與文化培力行動的推展。

其次，賽德克族文化傳承的斷層現象日益嚴重，尤其是有關星空與靈性方面的傳統知識逐漸流失，具備相關經驗與記憶的族人已年邁凋零，相關文獻亦極度缺乏，使得文化轉譯與內容創作的工作更為艱難。面對這一難題，暨大團隊透過長期的社區駐點研究，深入了解當地社群脈絡與族人關係網絡，主動尋找具備星空、狩獵、祭祀等傳統知識的關鍵人物，如耆老、老獵人及巫師家族成員等，進行訪談、記錄及整理，稍微彌補了傳統文化知識不足的困境。

如同國內學者黃應貴（2006）所說，「雖然區域再結構往往被資本市場所推動，但『文化再創造』又可能維繫了新的地方社會想像基礎，成為具有對抗與反動的意味」。透過這種「再現空間」的建構，賽德克族群不再只是觀光凝視的被動者，而是能夠主動表達其文化內涵，實現空間中不同族群之間的平衡與共存。這樣的空間不僅僅是物質的存在，更是賽德克族群與清境業者之間協同創造的一個多重意義的象徵體系。

表 3 清境的賽德克家園地景再現

家園地景	位置／觀光地景	賽德克家園地景內容
賽德克族祭壇	見晴農場	以前曾是賽德克族的傳統領域。因為站在這裡可遙望賽德克族聖山「白石山」，以前賽德克族人會越過眼前的山谷，來到這個地方遙祭白石聖山（祖先）。
馬赫坡社	廬山溫泉區	屬於賽德克族德固達雅群（Tgdaya）。莫那·魯道就是這個部落的頭目，在霧社事件之後多數馬赫坡社族人已戰死，少數存活者被遷居至川中島社（今清流部落）。
女人國傳說	卡洛羅山	這個故事發生在約 400 年前，傳說卡洛羅山住著一群形似美杜莎的女人，她們有著人形，頭髮卻幻化成數條蛇，且在晚上時可以化形成為蟋蟀、黃蜂、蛇等生物潛入人們居住的部落。但她們的恐怖之處卻在於會去獵捕男性，並以其生殖器為食（尤其特別喜歡幼年男童的）來獲得力量延續生命，或是誘惑成年男性發生關係，等自己懷孕後再殺掉，如果生下來的後代是男孩同樣也會被處理掉，只有女嬰可以存活。直到族人發現她們怕火，點燃整個山頭才消滅掉她們，只剩燃盡的枯木，所以我們現在才會在「卡洛羅山」看到滿山的枯樹。
波瓦倫山	母安山	母安山其舊名為波瓦倫山，取自賽德克語「Arung」的諧音。「Arung」的意思是穿山甲，因母安山的山頭從遠處看形似穿山甲，加上「母安山」確實有許多穿山甲，而被命名。如今在母安山上有賽德克廬山部落（Alang Buwarung），此部落原本是位在山下的布拉瑤部落（Blayaw），後來是因為日本人來臺後（1932）才被迫遷移上山，其中的一部分族人甚至被分開遷移至松林。

資料來源：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製作，取自《打造水沙連韌性城鎮：地方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治理第二年期中進度報告暨第三年執行規劃》，2024

## 五、結論

本研究以合歡山暗空公園為案例，運用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與 ANT，分析原住民族群在資本主義空間生產中的邊緣化現象，並透過轉譯策略尋求文化與空間權利的重新分配。暨大團隊介入初期，賽德克族人普遍對合歡山暗空公園抱有疏離甚至排斥的態度，認為清境業者獨佔了資源與發展機會，導致部落被邊緣化。然而，透過行動研究設計，族人開始理解暗空公園與部落生態旅遊在價值理念與產業發展特性上的相似性與互補性，並重新思考自身與合歡山的關係。原本在長期失去使用權的情況下，族人已習慣於「那不是我們部落的地方」，導致對傳統領域的關注減弱。但其後透過系列工作坊、會議與共學過程，族人逐步找回主體意識，強化了對於傳統領域的認同，並透過具體的文化再現行動，在空間治理中重新獲得話語權。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在於深化了空間生產理論，證明資本與國家對空間的控制雖強大，但透過 ANT 中的轉譯機制，異質行動者能在空間生產過程中重新協商空間的使用與文化再現。首先，本研究拓展了空間生產理論的應用範圍，透過實證研究展示空間三元論如何在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治理中運作，並說明如何透過行動研究介入資本主導的空間生產，促進文化再現與地方創生。此外，本研究顯示空間商品化的過程不僅涉及物理環境的改造，更包含話語權的分配與文化象徵的再生產，進一步強化批判地理學對於空間權力結構的理解。

其次，透過 ANT 的視角，「星空山城」作為一個跨領域轉譯框架，透過大學與地方組織、業者、政府之間的協作，以及星空、賽德克地景故事等非人行動者的作用，讓原住民族重新獲得其空間與文化的主體性，改變異質性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

推動地方社群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重新取得話語權和經濟發展的機會。相較於傳統的空間治理研究往往侷限於權力結構與資源分配的靜態分析，ANT 方法透過轉譯機制，凸顯行動者間動態協商的過程，並說明文化詮釋如何成為治理策略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轉譯策略的實踐，亦可清楚對應列斐伏爾空間三元論：在「空間再現」層次，呈現清境暗空軸線與賽德克四村軸線透過共構過程，從分離發展走向融合，最終形成涵納天文星空、原民族文化與山林生態的「星空山城」整體願景；「空間實踐」則透過六項行動方案，包括賽德克生態旅遊的具體運作與空間轉化，顯示多元行動者如何將需求轉譯為治理行動，形塑協同實踐場域；「再現空間」方面，則具體展現在賽德克族文化象徵與歷史故事逐步重返觀光區域的過程中，透過族人導覽、夜空敘事與宇宙觀的詮釋，賦予「暗空」嶄新的文化意涵，形成融合自然、信仰與族群敘事的空間象徵系統。

「星空山城」所體現的是多元知識體系互為主體、交互構成的空間治理實踐。從空間再現理論的視角出發，轉譯策略不僅促進文化進入政策與產業邏輯，更改變了空間規劃中的主導力量，打破由政府與資本單方定義空間價值的模式。「星空山城」所產生的是一種橫跨知識疆界的空間生產，其形成不僅依賴象徵符號的重組，更建立在治理話語與協商機制的重新分配之上。這說明轉譯不僅是文化的再現媒介，更是政治與空間權力再編的實踐技術，進一步擴展了空間生產理論在原住民族治理議題上的應用層次。

然而，行動研究的推動雖然促成了族人對自身文化與空間權利的重新認識，但在轉譯為具體的經濟發展與產業合作上，仍然面臨諸多挑戰。雖然「星空山城」的行動方案已建立跨領域協作

模式，但清境觀光產業與賽德克生態旅遊的發展現況存在顯著落差，使得產業協作與資源共享的難度提升。例如，在遊程設計、文創商品開發、基礎建設及人才培育等層面，清境業者已建立成熟的產業鏈，而賽德克部落則因發展資源有限，尚未形成穩定的旅遊經濟模式。其次，部落內部的中介組織韌性不足，使得推動自主發展的能力受限，影響長期經營的穩定性。再者，清境與部落之間的文化與社會異質性仍然存在，跨區域整合與產業協作面臨挑戰，使得行動方案的落實程度受限。

為了縮小這些落差，未來本行動將持續聚焦於培力「賽德克族四村聯盟」，提升部落組織的治理韌性與產業發展能力，強化部落內部的協作機制，以期建立更具整合性與可行性的發展策略。此外，應進一步深化部落青年培力與社群創業計畫，確保在地人才能夠有效參與星空旅遊的發展，縮短清境與賽德克部落之間的發展落差。另一方面，仍需強化政府、觀光業者與賽德克部落之間的協作機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框架，確保暗空旅遊的發展不僅侷限於清境產業鏈，而是能夠真正涵納賽德克族的文化敘事與經濟利益。

## 參考書目

### A. 中文文獻

仁愛鄉公所，2021，《南投縣仁愛鄉地方創生計畫：星空山城——建構互利共好、邁向國際的星空產業鏈》。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仁愛鄉公所，2022，《南投縣仁愛鄉地方創生計畫：星空山城——建構互利共好、邁向國際的星空產業鏈簡報檔案》。「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工作會議，仁愛鄉公所。

王志弘，2009，〈多重的辯證：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演繹與引申〉。《地理學報》55：1-24。

江大樹、張力亞、陳嘉霖，2024，〈韌性城鎮多層次治理的行動方案設計：以水沙連地區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簡訊》25（3）：20-72。

李承嘉、廖本全、戴政新，2010，〈地方發展的權力與行動分析：治理性與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的比較〉。《臺灣土地研究》13（1）：95-133。

官大偉、林益仁，2008，〈什麼傳統？誰的領域？：從泰雅族馬里光流域傳統領域調查經驗談空間知識的轉譯〉。《考古人類學刊》（69）：109-141。

南投林區管理處，2022，《能高賽德克山村綠色經濟永續發展培育輔導計畫期中報告書》。南投林區管理處。

南投縣仁愛鄉 Tapung 文化產業協會，2024，《113 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回家吧！laqi》。勞動部。

南投縣政府，2022，《南投縣 2030 觀光政策白皮書》。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都達原住民文化產業推廣協會，2024，《113 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憶起部落旅遊時光機》。勞動部。

姚蘊慧、陳嘉霖，2012，〈災後重建中的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衝突——以達瓦蘭部落家屋重建為例〉。《亞太研究通訊》10：173-189。

洪榮志、蔡志豪，2011，〈從行動者網絡理論看文創商品的展演：以安平劍獅的在地轉譯為例〉。《創業管理研究》6（4）：105-12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1，《南投縣政府合歡山暗空公園 110 年度規劃發展總顧問勞務採購案期末報告書》。南投縣政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2，《南投縣政府合歡山暗空公園 111 年度規劃發展總顧問勞務採購案期末報告書》。南投縣政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2020，《地方創生、社群協力與大學社會責任：暨大營造「水沙連大學城」續階計畫（1/3）期中進度報告》。行政院科技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2021，《地方創生、社群協力與大學社會責任：暨大營造『水沙連大學城』續階計畫第四期執行成果報告書》。行政院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2022，《打造水沙連韌性城鎮：地方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治理計畫書》。行政院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2024，  
《打造水沙連韌性城鎮：地方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治理第二年期  
中進度報告暨第三年執行規劃》。行政院國家科學與技術  
委員會。

梁炳琨、張長義，2005，〈臺中市大坑地區地方建構之研究——  
921 震災後的重建與觀光地景的再現〉。《中國地理學會會  
刊》35：1-24。

陳嘉霖，2015，《政府災後重建政策與原住民族空間概念之研  
究——以達瓦蘭部落家園地景再現為例》。臺北：中國文化  
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嘉霖，2023，《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第五期第  
二年第一次季工作會議暨南國際大學人社實踐計畫工作場域  
參訪簡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研究中心。

陳毅鋒、呂翊齊，2021，〈變遷中的領域、自然與傳統：原住民  
狩獵爭議的政治生態學分析與國家的空間治理〉。《台灣原  
住民研究論叢》30：41-72。

馮旺舟、吳寧，2010，〈論資本的空間生產與中國的住房問題——  
以亨利·列斐伏爾的空間批判理論為基礎〉。《武陵學刊》  
35（6）：55-59。

黃應貴，2006，《人類學的視野》。臺北：群學出版。

楊弘任，2011，〈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  
與言》49（4）：5-29。

蕭世暉、汪明輝，2016，〈解殖民的文化地景再現：以泰雅人繪製「會吟唱的地圖」為例〉。《地理研究》65：107-142。

鍾明光、蔡博文、盧道杰，2012，〈利用行動者網絡理論檢視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對社區發展轉向之影響——以美濃黃蝶翠谷為案例〉。《地理學報》64：21-44。

## B. 外文文獻

Bowen, G. A. 2009. "Document Analysis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9(2): 27-40.

Callon, M. 1986.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J. Law, 196-233.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oodyear-Ka'ōpua, N. 2017. "Reproducing the Ropes of Resistance: Hawaiian Studies Methodologies." in *Kanaka 'Ōiwi Methodologies: Mo'olelo and Metaphor*, edited by K. Oliveira and E. Wright, 1-2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Latour, B. 1983.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in *Science Observ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edited by K. D. Knorr-Cetina and M. Mulkay, 141-170.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w, J. 1999. "After ANT: Complexity, Naming, and Topology." i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edited by J. Law and J. Hassard, 1-14. UK: Blackwell/The Sociological Review.

- Lefebvre, H. 1991a.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Lefebvre, H. 1991b.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London: Verso.
- Mitchell, W. J. T. ed., 1994,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urdoch, J. 1997. "Inhuman/Nonhuman/Human: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Prospects for a Non-dualistic and Symmetrical Perspective on Nature and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5: 731-756.
- O'Faircheallaigh, C. 2007. "Mining, Development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Moving Mountains: Communities Confront Mining and Globalisation*, edited by G. Evans, J. Goodman, and N. Lansbury, 67-84. London: Zed Books.
- Punch, K. F. 2005.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i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Researc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193-23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Scott, J.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oja, E. W.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under the Starry Sky: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ranslation at Hehuanshan Dark Sky Park\*

Chia-Lin Chen\*\*

##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t Taiwan's Hehuanshan Dark Sky Park,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the Seediq tribe and their potential for regaining spatial agency throug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tilizing 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how,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 certification,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needs of the Seediq tribe were inadequate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planning for dark sky tourism, which was primarily led by local governments,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capital markets.

Employing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and ac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a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facilitated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and established the "Starry Sky Mountain Town"

---

\* This article presents partial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subsidiz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on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project titles are as follows: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and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Follow-up Project of Developing Shui-Sha-Lian College Town Initiated b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with project number MOST108-2420-H-260-003-HS1; and "Building a Resilient Town: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Local Civil Society in Shui Sha Lian Area," with project number NSTC111-2420-H-260-003-HS1.

\*\* Postdoctoral Fellow,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HISP) Project,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strategy. This approach successfully promoted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ourism stakeholders in Qingjing and the Seediq tribe, reshaping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of local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tegrating cultural narrativ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Starry Sky Mountain Town" strategy effectively transformed the local governance model from a market and policy-driven approach to one based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volving diverse actors. This transition not only empowered Seediq cultural agency but also fostere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Qingjing's tourism industry and tribal ecotourism.

This study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of indigenous participation within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provides a concrete model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governance through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NT, offering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Keywords:** Hehuanshan Dark Sky Park, Seediq tribe, production of space, actor-network Theory, Starry Sky Mountain Town